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五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高宗紹興元年 辛亥

正月辛亥謝克家罷叅知政事

除資政殿學士提舉

克家自建炎四年八月除叅知政事是年正月

以病求去執政纔數月紹興四年七月卒于衢

州

二月辛巳秦檜叅知政事

自試禮部尚書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制曰天下安危由治道之得失賢者進退繫國勢之重輕惟庶事資股肱之良斯四輔有社稷之衛則邦



家咸乂而朝廷自尊具官秦檜挺特不群剛方有立蘊任重致遠之器敦砥節礪行之風金石自開忠信行於異域藜藿不採精神折於遐衝朕惕厲臨朝焦勞念治思仰成于輔弼庶共濟於艱難延登政塗叅掌國柄方今羯胡之患既息潢池之盜尚滋餽餉方煩師屯未徹資爾排難解紛之畧副予興衰撥亂之懷汲黯用而在朝知淮南之畏漢士會歸而為政宜晉盜之奔秦尚恢遠圖以對休命

檜字會之建炎四年十月秦檜既脫虜寨還至行在士論疑之范宗尹李回奏其忠而薦其才

上甚喜即除禮部尚書是年二月秦檜除叅知政事具辭免賜詔不允有曰安社稷為悅嘗抗死以力陳與鳥獸為群卒奉身而旋返虜歎子卿之不屈人嘉季友之來歸皆的句也檜既為叅政謂宰相可得嘗因奏事曰陛下如能用臣為宰相臣必有聳動四方之事上默然遺史檜執政半年至八月拜相

七月癸亥范宗尹罷相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制曰朝廷隆鈞軸之任去留雖別於二途王者待股肱之臣終始蓋如於一致朕茂建元宰允釐百工甫



宣旬歲之勞遽上累章之懇姑從雅志用錫湛恩  
范宗蚤以時髦儀于禁路敬王如孟子特高臺諫之  
稱選衆舉臯陶首冠疑丞之方倚俟巨川之濟乃  
浸垂巖石之瞻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  
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既  
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方廢格詔書而特於下  
屬上還於相紱願休養於祠庭詳覽所陳重違其請  
解冢司之要務加秘殿之隆名曾靡瑕疵盖全體貌  
於戲疇若予采嘗膺同德之求泛然而辭終聽乞身  
之去往服朕命永孚于休

汪藻詞

宗尹自建炎四年六月拜相至是七年罷入相  
踰一年○初侍御史沈與求言右僕射范宗尹  
年少驟進不更世務恐誤國事上頗難之宗尹  
請去上令張守諭旨留之是歲當祀明堂文武  
有合轉官者右僕射范宗尹以爲多所僥倖乃  
建言討論崇觀政宣以來濫賞而叅知政事秦  
檜力贊之上大意以爲不欲歸過君父歛怨士  
夫而宗尹堅謂可行卽日求出於是秦檜復以  
此事擠宗尹而侍御史沈與求條宗尹罪狀二  
十宗尹力請罷政癸亥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



洞霄宮未幾宗尹落職都司王俱萬格以刻薄  
附會討論事招致人言併罷

八月己卯張守罷叅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制曰上章綬而引去蓋崇易退之風下詔書以勉留  
式示好賢之美逮聞稱篤乃許告歸惟用舍之際可  
觀則君臣之義兩得具官張守稟淳和之正氣資該洽之  
異聞周堪通明爰有常度廣德醞藉乃聞直聲從予  
艱難者累年嘉乃險夷之一致以秘計進陪於樞  
以嘉猷叅燮於化元每殫夙夜之勤屢爽晦明之節  
旣騰章以告病且卧家而辭榮灼見忱誠閱勞機務

佚以琳宮之厚祿優加書殿之清名併侈龍光用昭  
體貌噫奉身而退是維出處之常秉志不忘曾何內  
外之間尚思報禮毋有遐心

守自建炎三年九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四年  
五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年八月罷執政凡二年  
從所請也○守薦舊相汪伯彥之才可用侍御  
史沈與求論其所薦不當守引疾辭去己卯罷  
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上曰治天下惟公  
朕安得而私也守旣奉祠俄起知紹興府上思  
其賢以內祠侍讀召力辭改知福州上䟽論軍



國事有詔加大學士以寵之

同日李回叅知政事

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回叅知政事制曰朕嗣有令緒紹開中興齊勵翼於

三階叅昇鴻鈞之寄間英髦於兩社益圖黃髮之詢

格我多盤允資壽俊

具官李回叅知政事

事綜物之言才固優於任重圖厭難折衝之畧識獨

敏於知幾詳延中樞修行外侮近資發蹤指示之計

遠輯摧陷廓清之功大事晏安繫太叔之能贊小物

辨治亦畢公之克勤聿籌明謨登翊庶政誕昭邦采

預柄國鈞朕方中夜以興慨平世之何日當宁而歎

思古人之柄時其惟老成未媿前哲肆共釐於幾務

庶遄致於丕平噫方是虔將迪棟隆之吉玉鉉在

協用調鼎石之和勉罄遠猷奚煩多訓

初秦檜自虜中歸李回力薦其忠至是張守罷

叅知政事而除回檜有力也

丁亥秦檜右僕射

自叅知政事授通奉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制曰君臣相湏成體股肱良而元首乃尊政事要在

得人紀綱張而衆條乃舉朕遴選賢佐協圖治功孰

膺名世之期我得爽邦之俊肆盼大號用詔群工

具官



秦才博而周氣剛以大出處行藏皆合乎道死生禍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常若著龜之先捐身挺節獨如松柏之後凋堂堂真社稷之臣奕奕蓋廟堂之器昨疇人望叅知政機惟獻替之日陳殆弼諧之天授定策而安劉氏素聞周勃之賢矢謨而翊舜朝終賴咎繇之德是用擢登公輔實首中台廣井邑之提封增賦租之奠食肇開侯社併峻文階以明論相之公以輔用賢之慶於戲君不借才於異代所資當世之豪英天將降任於是人必付終身之勲業朕固兼收於群策汝其勿棄於分陰往恢厥圖宰相予治藻

汪藻

詞

時揆席乂虛秦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竦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丁亥遂有此授是時召呂頤浩赴行在范宗尹罷相上欲用呂頤浩而富直柔韓璜等薦秦檜乃拜檜右僕射制詞多取其去國之節檜具辭免賜詔不允有曰朕方嘉得社稷之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屹然在朝庶幾外侮之姦聞風而靡其所倚毗者重矣○二年二月癸未詔置脩政局於都省以右僕射秦檜提舉叅政程汝文



同提舉又有叅詳叅議官皆侍從爲之丙戌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述已見可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者條上屯田郎中曾統言於檜曰相公佐天子理天下事無不統何以局爲人以統爲知言

九月癸丑呂頤浩左僕射

自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東路安撫大使

授少保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再入相

制曰朕中天而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所難論相以恢遠圖攬善謀能斷而並念舊人之共政無踰

著節之老臣揚于王庭授以魁柄

具官呂頤浩

挺剛明之

度函英果之姿識每豫於造微才自優於任重申伯作翰實維嶽崧之神太公秉旄遂應渭濱之兆向輯勤王之畧最先戡難之勲妖氛盡掃於紫微羲馭復行於黃道神器旣正大猷乃經獨秉國鈞安危並深於注意外綏戎律文武兼備於憲邦比勤宣室之思遡趣介圭之覲論帝王之秘策旣深契於朕心章祖宗之極功當聿求於元宰竊歎省方之久未知定鼎之期任棟愈艱籌帷加謹惟幾深以成務何用不臧惟審固以定謀乃終有慶粵茲壽俊實易多盤還正位於東臺仍晉官於亞保理陰陽而遂萬物舊釐冢



宰之成亮天地以弼一人肇拜二公之典併敦并賦  
用峻巖瞻於戲陳平智有餘而安劉寄於周勃宋璟  
善持正而應變專於姚崇是皆同心而濟謀無嫌比  
德以贊事益成大烈罔愧前猷

席益詞

范宗尹罷相乃召呂頤浩赴行在而先拜秦檜  
右僕射又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譖頤浩  
故到闕多日未有除拜人皆疑之俄拜少保左  
僕射力辭少保遂加特進○先是宰相呂頤浩  
薦張燾召對延英奏言治道當先定其規模乞  
詔大臣共議國論擢燾司封員外卽是時朝廷

亟欲圖治命大臣置脩政局講求致治之要俾  
與執事之臣盡言時政以觀得失燾上䟽言爲  
治當觀所以致亂之由而反之則治不難致上  
嘉納三年六月罷脩政局○二年四月呂頤浩  
除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制曰丞天子而裁萬化入則斷國論於一堂位冢宰  
而正百工出則折遐衝於諸夏欲並注安危之兩意  
顧莫先文武之兼資雖三公在朝協濟經邦之任而  
一相處內具存分陝之規允屬元臣誕揚丕號具官  
呂頤浩  
高明而篤實剛毅而恢闕學推齊魯之英氣稟山



河之粹達於權而知變更劇易之百爲勇於義而奮忠挺險夷之一節慷慨而安神噐勤勞而又王家名動華夷勳高廟社自再登於揆路實首執於樞庭房柱同功每推權而不吝蘇宋共政蓋相得而甚懼方內治之交脩顧外虞之孰禦深軫納溝之慮備陳多壘之憂謂玩歲苟安非拯溺救焚之意且待時自定豈與衰揆亂之圖請以身先願爲衆倡念國步迍邐之滋久顧邦基艱杌而靡寧警蹕屢遷藩籬莫固徒得君重果爲朕行矧黃裳佐唐專決用兵之筭而王導輔晉嘗兼都督之稱是用獨委戎旃兼提相印董

師卒於六路仍魁柄於中朝畫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畧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庶宣鬯於威靈用拓寧於方域陪敦井邑昭示眷懷鼎鉉不移式繫蒼生之望旌旄所向政需元老之猷於戲內惟張仲之賢吉甫之行何遠上若憲宗之斷裴度之功乃成朕固披勿貳之懷汝亦有同心之助艱虞攸託中外實均徃揚屬於天聲用恢隆於帝業維我耆德豈煩訓詞

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欲宣力收復京師乞朝  
廷出兵于淮南爲聲援願浩信之乃有恢復中



原之意開都督府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制詞  
有曰盡江淮表裏之封悉歸經畧舉宿將王侯  
之貴咸聽指呼以新創制忠銳軍十將偕行五  
月壬戌出北闕門百官班送焉○左右僕射呂  
頤浩秦檜同秉國政檜多引輕險浮躁之士列  
于要途以爲黨助且謀出頤浩而專朝權乃令  
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  
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遂除頤浩專治軍  
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之分職頤浩檜唯奉  
詔時二人之黨紛然競進上頗覺之詔畧曰朕  
膺二相體貌惟均凡一時所薦之士隨才任使  
尚慮寢分朋黨互相傾搖自今或阿附以害吾  
治令臺諫糾之嚴寘諸法戊子詔左僕射呂頤  
浩總師北向置都督府于鎮江○閏四月甲午  
上諭左僕射呂頤浩曰卿耆艾有勞今總都督  
之任方以大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卿自今凡  
事繫大體者裁決其餘細務忽畧可也三年六  
月提舉脩國史

同日李回罷叅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江南西路安撫  
大使兼知洪州

回自建炎四年十月除同知樞密院事紹興元



年八月除叅知政事至是月罷執政一年回不  
爲呂頤浩所喜乞罷故有是命○紹興二年十  
月回自資政學士知洪州落職罷任時諸路盜  
賊稍息左僕射呂頤浩慮守令弗虔請分御史  
循行諸路詔遣曾統等分往並以宣諭爲名時  
李回知洪州多辟親黨攝事且縱子弟預政劉  
大中至江西以回爲不職且言其二十餘事乃  
詔落職罷之回歸饒州而卒

是月前宰相汪伯彥復正議大夫觀文殿學士  
江東安撫大使知池州 是歲八月叅知政事

張守薦汪伯彥之才可用侍御史沈與求論守  
所薦不當守遂罷政初伯彥以宰相敗事責永  
州安置秦檜嘗在其席下讀書及爲宰相薦其  
才復正議大夫俄復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  
使兼壽春府廬和等州安撫使知池州清議不  
容沈與求言其誤國不可復用遂改除提舉洞  
霄宮二年檜再薦伯彥知廬州四年臣僚言其  
罪落職罷之七年檜再薦復資政殿大學士九  
年檜專國遂復觀文殿學士知宣州又拜檢校  
少傅保信軍節度使致仕加開府儀同三司十



一年四月伯彥卒于衡州贈少師謚忠定上念河北之舊賜其家銀絹一千疋兩添差其親戚

二人差遣

遺史

十月庚午孟庾叅知政事

自試戶部尚書中大夫除

庾字富文濮州人十一月戊戌詔叅知政事孟庾為福建江西湖南宣撫使以太尉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副之以群寇猶未平也二年七月以平諸路盜賊除通議大夫八月詔叅知政事孟庾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庾同太尉韓世忠討賊湖外就用之也時都督呂頤浩赴

闕十二月以庾為同都督四年十月丁丑上將親征以叅知政事孟庾為行宮留守五年二月詔二三大臣內外協濟孟庾沈與求胡松年各轉一官庾除左通奉大夫○五年閏二月巳卯上詔孟庾沈與求並兼樞密院宰執奏事趙鼎曰仁宗時陝西用兵宰臣兼樞密今臣既兼而叅政亦令兼權則事歸一體無前所謂樞密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而密院用兵不止者矣上曰往時三省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豈有朝廷議論而帷幄二三大臣



不與聞者也丁卯命叅政孟庾提領總制司詔足食足兵今日先務可令戶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仍命叅知政事孟庾提領其事已庾請以總制司爲名專察內外官私隱漏違欠其合用錢糧元係戶部與漕司應副者依舊從之

十一月戊戌富直柔罷同知樞密院事

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制曰二府極賢能之選盖有賴於儀刑大臣加體貌之隆顧豈輕於退黜苟點清謹莫副倚毗公論靡容朕其敢置具官富直柔頃以識拔用之朝廷庶幾魏證之孫復振臧辰之後亟實言路頗當朕心曾無幾時致

位右府而乃授意諫省結交匪人無憂國奉上之思有徇黨植私之累彈章來上深用憮然需奏屢陳辭榮甚確諒難安於政地姑就列於殊庭加膝墜淵朕之所戒盡忠補過爾尚省循

直柔自建炎四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紹興元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十一月罷入樞府凡一年○初召左僕射呂頤浩復相而同知樞密院富直柔與司諫韓璜等見上多言願浩之短至是侍御史沈與求言直柔任御史中丞日與統制官辛永宗及其弟道宗往還永宗



嘗攜妓妾宴其家及入樞府又與交通宮禁語  
言往往傳漏陛下意嚮莫不知之必以語直柔  
直柔以語司諫韓璜凡璜所言逆知事端巧發  
微中直柔道之也伏望特賜罷黜故及於責而  
永宗道宗璜皆被黜逐是月願浩因奏事言與  
求前論范宗尹後擊直柔頗爲稱職上曰論宗  
尹固當今能破直柔私黨尤非小補也二十八  
年端明殿學士富直柔卒于建州

紹興二年

壬子

二月庚午前宰相李綱爲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

詔觀文殿學士李綱爲湖廣宣撫知潭州樞密  
院就福建差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從之皆  
人多賀綱其客陳冲用者獨不賀或問其故冲  
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  
歸今雖閒居人望攸重若因此成功尚蓋前失  
萬一無所成平日之名掃地矣何賀之有○十  
二月湖廣安撫使李綱提舉崇福宮初給事中  
胡安國嘗薦李綱可用上問安國所以知綱如  
何曰綱作小官敢言水災上曰綱以此得時望  
然嘗爲相矣如綱昔擁重兵解太原圍與官屬



綱目卷之二十一  
一四  
只在懷州相去千里卒無成功綱多掠世俗虛  
美以此協比成朋變白爲黑相附者爭稱之朕  
今畀以方面於綱任亦不輕上以語宰執呂頤  
浩曰陛下之言誠是靖康伏闕綱之黨鼓唱乃  
至殺近侍莫能止此風不可長在湖南巨盜旣  
平呂頤浩曰有未滅者令李綱收之然聞綱縱  
暴其治潭恐無善狀綱之爲黨與蔡京一體靖  
康伏闕薦綱者皆其黨陳公輔張燾余應求程  
瑀鼓唱爲之至殺內侍幾至大變上曰如伏闕  
事儻再有當誅之是月右諫議大夫徐俯右司

諫劉裴言湖南安撫使李綱慢君父輕朝廷及  
改制等罪詔綱提舉崇福宮 五年三月觀  
文殿大學士李綱起知洪州兼江南安撫制置  
大使趙鼎奏李綱錄到建炎聖語上曰朕已閱  
皆實綱近日論事非往時比鼎曰綱才器過人  
但嚮 辟少年浮躁之士爲屬致有所累初張  
浚謫居福州而綱亦寓福浚與綱會旣除舊隙  
遂相厚善至是浚入相數於上前言其忠未幾  
起綱知洪州兼江南安撫制置大使 七年閏  
十月知洪州李綱提舉洞霄宮初江東大旱而



綱乃課民脩城一方頗怨至是侍御史石公揆言綱妄自尊大恣爲苛擾初張浚謫居于福綱與之交驩意其復用以爲已援近乃移書痛詆傳至行在欲以取譽復冀相位繼知已相趙鼎其意大沮又稱感時憂憤成疾聞者笑之又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右正言辛次膺李誼亦論綱違法害民毒流一路詔綱提舉洞霄宮旣而公揆等再論乞鑄職上曰前宰執在所體貌已罷帥足矣趙鼎等曰陛下遇臣如此誰敢不竭盡以圖報○紹興十年正月綱卒于福州贈少師

四月庚午翟汝文叅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承旨左中奉大夫知制誥除○元

年十二月詔文階繫銜復分左右

制曰朕恭承丕緒乃屢多虞積薪旣然安之猶寢其上亂繩已結解者必得其人肆圖異材以執大政副此虛佇庶幾知人具官翟汝文學高而識明器博而用遠入居嚴近則文辭獨行中朝出殿藩維則忠信可結百姓久在外服名簡朕衷一時所傾三召乃至虛心以問貢禹前席而聽賈生天將降大任于人果符於衆譽予不欲匹夫之勇所務者遠猷其自禁林進陪廟論雖威容德望自足以折衝而外懼內憂勉思於



昔日往服朕命以圖爾功

汝文字公異嘗知密州秦檜為州學教授汝文薦其才至是檜為右相而呂頤浩為左相不喜之欲陰結朋黨以相助乃引汝文為叅知政事然汝文之性自大而剛不為檜助而又嘗沮毀之

五月辛酉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

自左朝議大夫試兵部尚書遷端明

殿學士除

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遂有是除給事中程瑀言邦彥之謬不聽六月乙巳詔邦彥兼權叅知

政事邦彥執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三年二月己丑卒上覽邦彥遺表謂宰執曰邦彥盡瘁國事遽爾淪謝深可傷惻卿等可往弔之問其家所須呂頤浩言邦彥歸朝舉家皆陷今唯一女嫁韓穰乃詔以所得恩數分給其女

六月叅知政事翟汝文致仕

制曰賢者立朝以濟濟相遜為盛忠臣愛上以悻悻亟去為非矧叅預以煩機在同寅而勵翼豈圖垂譎規就宴安既盡瘁之誠當遂辭榮之志具官翟汝文蚤以雋望躋于邇聯肆予臨御以來嘉乃論思之舊召



自邀外起于退閑遂擢禁林之嚴俄叅鈞柄之重謂其名儒故老多識祖宗之舊章庶幾博問遐觀以明國家之大體念若巨川而相濟顧豈同舟而異心何謀謨之未聞乃議論之多拂徒欲輕於去就寧復任於安危直情而行不知可否之濟奉身而去殆忘體恤之均尚隆體貌於大臣遂俾蕃宣於近郡蓋望之之輕丞相止用左遷而長孺之薄淮陽猶煩卧治屬言章之交上在公論以未平者謂千里造朝甫竊廟堂之寵一朝辭位殆繇疆場之虞故巧發於爭端以自託於微罪原情審爾誅意當深姑從罷免之

科終許歸休之佚噫丁寧諭指朕固不忘於貪賢偃蹇居家汝無意於經世往思嗇養以究壽域

五月詔置脩政局於都省以右僕射秦檜提舉叅政翟汝文同提舉時四方上奏未決吏緣爲姦叅政翟汝文語右相秦檜宜責都司考其稽違者峻懲之後因對乞治堂吏受賂者檜面劾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宰相見劾豈可無耻居位卽求去於是諫官方孟卿論汝文與檜不和且不顧大體不循故事批狀直送省部不關其長每宰執聚議則目視雲漢未



嘗交談豈能共濟乃詔與郡言者再論汝文在  
 朝廷纔及防秋便求罷去望重行貶責遂致仕  
 汝文執政纔三月曆小○初翟汝文知密州秦檜  
 為州學教授汝文薦其才及檜為相亦薦汝文  
 汝文除叅政意不少降與檜不和嘗交爭於殿  
 庭至言檜乃金人之姦細必誤國汝文遂罷去  
 自後檜專權柄執政者皆箝口卑躬趨走奉承  
 之不暇四方之士乃思汝文之正直遺史

八月甲寅秦檜罷右相

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

制曰王者循至公之道常加厚於股肱大臣高易退

之風欲曲全於體貌維時次輔茲解近司式頒上印

之恩誕布告廷之命具官秦檜蚤矜志行歷蹈艱危謂其

盡節以事君可膺大用嘉乃脫身而歸國實慰群情

擢寘嚴廊俾參柄任自初豫政疑若獻忠從其長則

未嘗爭議於當然私於朕則每獨指言其不可遂令

代相倚以為務惟勿貳之誠庶盡欲行之志自詭

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

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聽之專更責

寅恭之効而乃憑恃其黨排斥所憎進用臣隣率面

從而稱善稽留命令輒陰怵以交攻豈實汝心殆為



衆誤顧竊弄於威柄或滋長於姦朋方悉屏除尚圖  
改事遽辭機政屢却封章詔諭莫回挽留難強爰陞  
華於秘殿仍賦祿於祠庭以示優容以昭眷遇於戲  
予奪在我豈云去朋黨之難終始待卿期無負君臣  
之義往膺渙渥勿替令猷

基崇禮詞

檜自紹興元年九月拜右相至是年八月罷入  
相凡一年○殿中侍御史黃龜年論右僕射秦  
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日衆  
將專國自恣漸不可長檜卽上章辭位甲寅授  
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觀前一日上召當制學

士基崇禮諭以檜一策仍出其元奏云以河東  
河北人還金虜以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故  
崇禮載之制詞而言者論檜不知治體信任非  
人專務減刻人心大搖且引給事中程瑀等布  
之要路何求不獲乃落職於是瑀與侍御史江  
躋左司諫吳表臣起居舍人張燾皆坐檜黨罷  
去○先是呂頤浩薦朱勝非基崇禮謝克家入  
朝徃徃言秦檜之姦上亦覺悟於是檜結黨欲  
傾頤浩一日上忽遣使於崇禮在翰苑來承詞  
頭崇禮奏請詞頭上召崇禮親諭之曰秦檜言



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是北人將安歸又言若使臣爲宰相可使聳動天下今無聞崇禮乞御筆付院上乃索紙寫付崇禮崇禮退默省其文而不覺口諷之曰聳動四方之意朕心已疑建明二策之間爾才可見遂罷檜相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上怒未已臣僚再言檜之罪遂落職史遺○初右僕射秦檜之叅大政也與起居卽王居正甚善間語論天下事意銳甚至其所言皆不讎居正一日言於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着衣噉飯共圖中興時臣心服

其言謂有志於中興者要當如此及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有驚動天下今施設乃止於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慙而怒未幾居正以右文殿脩撰出知婺州○時有議廢脩政局以擢秦檜而左司郎中林待聘檜客也方兼本局檢討官乃上言陛下卽位六年更用八相而績用弗著此無他人無常責而各有心則治何以立臣願陛下嚴動擢之憲以成復古之勲

九月乙丑朱勝非右僕射

自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除左宣奉大夫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  
知樞密院事再入相

制曰朕戒懼多虞疇咨良輔維持左右繫吾二相之  
協心推挽後先豈予一人之獨濟雖得賢者國之福  
然知人者帝所難懲亟易之徒煩蓋嘗輕用於新進  
懷老成之往效曷若登用於舊勞爰卽治朝誕揚明  
命具官朱勝非閱深而端亮敦大而䟽通陳平之智有餘  
如晦之才能斷從予初載蚤宣力於要津嘉乃一心  
遂奮庸於揆路駭巨姦之竊發睨神器而敢搖獨倚  
精忠陰摧元惡馴豺狼之暴而事無遺策卒銷沮於  
兇謀翊簾帷之政而人莫間言旋復還於明辟成功

不處巧語俄興嗟去位之累年殆謗書之盈篋朕追  
原曩昔深想話言惟當軸者三旬豈遠猷之能究  
賜環而屢命趣舊德以來歸再覩儀刑益新啟沃從  
容經幄期入奉於燕間密勿巖廊蓋同寅於康濟乃  
還升於右揆仍兼秉於中樞增衍封租併隆寵渥以  
慰具瞻之素以章注意之誠於戲謝安未起而心已  
繫於蒼生蓋大臣之重輕在望裴度旣還而威復行  
於河朔則朝廷之得失以人顧予共政之賢時乃同  
功之舊庶幾茲舉無媿前聞其戮力於我家俾有辭  
于永世



初右僕射呂頤浩自江上還欲傾右僕射秦檜而未得其方過平江守臣席益知頤浩意謂之曰目爲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乃引觀文殿學士朱勝非爲助至是以勝非爲同都督江淮荆襄諸軍事胡安國言勝非與黃汪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南狩之初乃下詔尊張邦昌結好金虜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至于此及爲相苗劉肆逆不能死之何足倚仗於是勝非乞守越不許上曰勝非作相三日值苗劉之亂當時調護有力朕豈不知言者再論之勝非皇懼復辭會稽遂以勝非爲醴泉觀使兼侍讀日赴都堂議事特命中書門下檢正黃龜年書行仍趣其來上曰勝非近罷同都督士人多上書論其功惟一二臺諫不與旣而勝非至雖在經筵而實豫國論位知樞密院之上安國求去戊申安國落職提舉仙都觀於是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從勝非遂復拜相制詞上授旨也皆左僕射呂頤浩猶帶都督諸軍事勝非奏此官宜罷執政言方防秋未可勝非又奏孟庾姑存之頤浩所領當罷也



紹興三年 癸丑

二月辛亥席益叅知政事 自工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徐俯簽書樞密院事 自翰林學士左中大夫知制誥遷端明殿學士除

俯字師川洪州人故事簽書下執政一等至是

特詔鈞禮又例外賜以金帶

四月庚寅朱勝非罷右僕射 以母喪去位

勝非母雍國夫人楊氏感疾上遣國醫診視存

問絡繹累月未安勝非數上章乞罷相不許至

是楊氏薨于相府勝非解官丁憂為相八月方

經畫淮北上倚勝非即上時疏陳五說謂賊當

擊 云書奏上皆是之

五月丁卯韓肖胄同簽書樞密院事 自太中大夫吏部侍郎遷端明

殿學士除

初遣奉使潘致堯高公繪等全國軍前通問至

是回虜願再遣重臣以取信遂以肖胄為全國

軍前通問使上命朱勝非擇副勝非言故事副

使用武臣昔方艱危不當專拘舊制遂薦給事

中胡松年為工部尚書副之

七月癸酉右僕射朱勝非起復 仍知樞密院事

制曰宰相代天以治其惟盡注意之誠孝子為臣必



忠是故有奪情之典眷言次輔方宅私憂久傾虛位  
之思宜錫告廷之命持服前右僕射朱勝非德尊而度勝器博

而用周考師友之源自管晏之流莫及處君臣之義  
非堯舜之道不陳既底績於政途遂登庸於台席及  
臻變故乃見英賢填國家有不撓之風致狼心之自  
擾措宗社於再安之地殆桑蔭之不移進退固其何  
常名實久而自正雖閱時之易遠豈求舊之敢忘下  
環詔以趣歸復鼎司之重任內則和飪百度日奏鹽  
梅之功外則承寧諸侯漸存臂指之勢朝有偉望士  
無間言方惜日以仰成遽執喪而去位朕惟儒者檢

身之道若閔子其無譏大臣事王之方如房喬其何  
議載考流風於典籍皆存變禮之情文是用叅合國  
章俾還揆路仍竢易衰之後肆䟽出綍之恩庶幾兩  
義之安克副一時之矚於戲邦勢若此念積薪之已  
然民力幾何懼奔駟之將敗朕之論相何可以不備  
卿之圖功亦在於攸終勉行從政之權益懋同寅之  
業其祗孚號以迪至懷

勝非丁母憂執喪居廬上遣使奪哀強起之三  
辭不獲王人踵至賜詔有曰念同心相與而共  
吾事惟二三臣闕一不可卿遠朕躬如失左右



手又曰朕方是圖盖一切當用權以有濟  
 卿既安危所繫何三年不從政之可言勝非辭  
 愈切及叙本朝典故屬同列開陳上曰匪卿疇  
 克任者虛府以待又賜親筆詔曰卿惟私艱已  
 踰卒哭之制且朕待卿為政奚翅三秋邪盖恩  
 由義斷情以禮奪古所然也况成命已放人情  
 胥悅卿無濡滯以拂朕心勝非得詔皇恐不敢  
 辭上命督促甚至不得已而造朝面陳皆不許  
 即乞歸第見賓客衣黎黑紫袍皂鞵帶從之雖  
 居外治事而還家哀毀盡執喪之禮遺史

九月戊午呂頤浩罷左相

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制曰王者崇德而報功務極始終之遇君子難進而  
 易退要明去就之宜若時元臣允執大柄方切仰成  
 之意遽披引疾之詞爰錫徽章誕敷群聽具官呂才  
 周萬變望折遐衝奮不顧身仗天戈而濟難忠能衛  
 上扶日轂以安行義動神明功存社稷用再登於台  
 鼎茲繼閣於星霜燮調陰陽覬天心之克享典正法  
 度祈王化之復行備觀夙夜之勤莫測災祥之異駭  
 人言之歸咎指國政之失平朕則責躬卿胡辭位覽  
 備陳於懇款良感予衷欲終保其功名重違乃志姑



解鈞衡之劇還兼將相之崇擁節舊邦奉祠闕館蓋  
閔勞於幾務庶均佚於耆英於戲從赤松之遊卿豈  
遂遺於世事申丹書之信朕將差定於勲盟益勉令  
猷永膺遐福

時天象多變臺諫交章論左僕射呂頤浩之過  
而殿中待御史常同疏其十罪以謂循蔡京王  
黼之故轍重立茶鹽法專爲謀利一也不於荆  
淮立進取規模惟務偷安二也所引用非貪鄙  
俗士卽其親舊三也訴者經榜示而再訴卽寘  
之罪四也賊吏韓 呂應問皆賊滿數萬頤浩

旣受女謁遂令移獄及欲罪元按官司五也臺  
諫論事不合已意則怒形於色六也近兩將不  
協幾至交兵不能辨曲直以伸國威而姑息之  
七也其腹心最善者權寘臺屬凡臺中議論卽  
聞八也近輔地震抑而不奏及降詔求言又不  
引去九也每會親黨夜飲男女雜坐比言者論  
罷都轉運司遽託疾乞出十也陛下未欲逐頤  
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以謂功出衆  
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  
九齡所謂不以賞功也戊午乃罷頤浩爲鎮南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曆○初  
侍御史辛炳言呂頤浩爲宰相不忠十罪當時  
謂可以激敢言之氣至是炳爲御史中丞復言  
呂頤浩不恭不忠之罪頤浩遂罷相炳再言伏  
覲大廷宣制罷呂頤浩左僕射以使相領宮祠  
制詞優厚無一字貶黜之意欲望鑄去將相崇  
資於是改觀文殿學士宮祠如故遺○紹興九  
年三月秦檜素憾呂頤浩除頤浩西京留守頤  
浩感疾力請致仕上許之乃加少傅依前鎮南  
軍節度使成國公致仕四月頤浩卒享年六十

九贈太傅葬台州後謚曰忠穆○淳熙十五年  
二月高宗崩議配侍從議故宰相太師秦國公  
謚忠穆呂頤浩再登鼎司能斷大事主盟義舉  
取日虞淵訖於瀛海無波復安宗社艱難之際  
厥功茂焉詔配饗高宗廟庭

紹興四年

甲寅

正月癸酉韓肖胄罷同簽書樞密院事

端明殿學士韓肖胄與朱勝非不合力求罷詔  
以本職知溫州旣又辭不赴改提舉洞霄宮肖  
胄自紹興三年五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在樞



府僅半年及使還而有是命從所請也

二月癸未席益罷叅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益自三年二月除叅知政事是年二月罷執政

一年○七月以端明殿學士知潭州於是樞密

院王瓌已充制置使遂命益為湖南制置大使

兼知潭州十二月張浚奏以樞密副都承旨馬

擴為沿江制置使軍于鎮江府且令湖南制置

大使席益撥統制官崔邦弼等軍赴擴益不從

詔落其職五年十月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安撫

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詔益乃前執政位川陝宣

撫司之上

三月乙丑張浚罷知樞密院事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浚自建炎三年四月除知樞密院至是自蜀還

朝罷除職與祠尋又詔落職福州居住在樞府

凡六年○金虜之由褒邪谷而去也宣撫處置

使司遣軍追擊俘女真二千口至是張浚奏捷

時副使王似纔至而朝廷未知也上曰賴虜自

退兩蜀無虞右僕射呂頤浩曰臣深以為憂今

強敵自敗皆陛下聖德所致所有張浚取旨上

曰可速其來仍督王似盧法源之任法源至遂



置司於閩州是月知樞密院張浚還朝○浚之出使也嘗以秦川館爲學舍以待河北陝西之士來歸者給衣食養之又新復諸郡乞鑄印浚以去朝廷遠亦先鑄給而後奏聞又浚之還取道東蜀夔峽其至稍遲於是侍御史辛炳言浚被命宣撫不能成功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皆小人而殺曲端趙哲爲無辜以至設祕閣以崇儒擬上方以鑄印及被召不肯出乞黜責乙丑罷張浚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詔落職福州居住○朱勝非閑居錄曰張

浚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雜學士權出人主之右竭蜀之財悉陝之兵凡三十萬衆與虜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謀歸罪將帥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閩州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還薄譴俾居福州而已○丙子以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爲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落處置二字龍圖閣學士副使盧法原陞端明殿學士四月庚辰朔以鎮西軍節度陝西都統制吳玠爲川陝宣



撫副使免書本司事專治戰守右諫議大夫唐  
煇等言前宣撫司叅贊軍事劉子羽程唐皆爲  
張浚之謀主尚列從班望行貶竄詔貶子羽于

白州唐落職奉祠

三月戊午趙鼎參知政事

自江南西路安撫大使遷  
中大夫除

制曰北開帝業方懋於鴻圖叅二宰司敷告於耆哲  
眷言儒帥嘗幹兵權備輸忠蓋之誠大係生靈之望  
肆因公論俾贊繁機具官趙鼎貌莊而氣和心夷而度遠  
王佐之學雅志於經綸人傑之材夙膺於屬任爰自  
擢長憲府進預籌帷勵風節以振朝綱整謀謨而裨

廟筭臧否難奪行藏自如由中起於窮山荐往臨於  
巨鎮折衝建鄴固近輔之藩籬作屏豫章控上游之  
襟帶諸將願趨其節制四方聳慕其威名旣錫召環  
甫次行闕斷自朕志輔以疇咨雖未覲於朝廷宜亟  
陪於大政今茲仰成近弼力極多艱惟時惟幾豫審  
精微之會服休服采咸思康濟之方國勢之強弱安  
危治體之後先緩急庶易基而致將更瑟以取調  
克副仰成亶繇勵翼盖商家共政緊圖舊是先而周  
室中興本倚賢爲重斬脩明於庶政用延登於一時  
惟任禮弗私能極規摹之遠惟惜陰無棄能底勲績



之隆載嘉偉人奚俟多訓

初端明殿學士趙鼎守建康時叅知政事同都督諸軍孟庾江東宣撫使韓世忠各駐重軍於建康鼎爲二府素有剛直之風庾世忠皆加禮兩軍亦肅然知懼民旣按堵商賈通行未幾鼎移帥江西三年九月丙寅詔江西大帥趙鼎兼制置大使旣又詔江西制置使岳飛駐軍江州而舒蘄二州亦隸節制初飛與前帥李回不協至是鼎至誠待之飛亦心服鼎在洪州二年戢吏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之至是詔還是月戊

午除叅知政事上令鼎薦人才鼎卽以朱震范

冲呂祉陳橐呂本中林季仲董坐之上

四月丙午徐俯罷簽書樞密院事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制曰憂勤圖治時方急於任賢左右近臣義豈容於去國念有均勞之請欲高易退之風宜徇懇祈更全體貌且官徐俯氣節不撓辨論可觀蔚有譽於當時期力行於素志起從䟽遠亟聯從橐之華度越葦流遂陟樞庭之峻閱時未久被遇非常庶觀整軍經武之謀折遐衝於萬里抑賴同寅協恭之助圖庶政於一堂顧屬任之方深曾設施之未究奏章俄上引疾甚堅



肆推從欲之仁曲示優賢之禮殊庭厚祿祕殿隆名  
匪曰朕私用榮爾去噫或出或處諒不替於憂時嘉  
謀嘉猷尚無忘於告后

俯自紹興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罷  
入樞府踰一年叅政趙鼎與簽樞徐俯異議求  
去是日以本職提舉洞霄宮十一年七月端明

殿學士徐俯卒

七月戊申朔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

自左朝奉大夫  
試吏部尚書遷

端明殿  
學士除

時宰臣薦吏部尚書胡松年為執政殿中侍御

史常同乃言松年王黼客宣和間劉安世復直  
龍圖閣松年在詞掖嘗醜詆之今乃營求欲為  
執政可乎遂以同為起居即十月詔簽書樞密  
院胡松年往鎮江與諸將會議進兵以覘賊情  
上曰先遣大臣諭以朕意庶幾諸將賈勇爭先  
沈與求曰真宗澶淵之後亦先遣陳堯叟此故  
事也五年二月詔二三大臣內外協濟胡松年  
轉一官除左朝散大夫

九月庚午朱勝非罷右相

聽持餘服候服闋除觀文  
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制曰人主之論一相惇德則朝廷尊大臣之表萬民



制行爲天下法睠予宰弼起自閔難旣殫狗國之勞  
斷盡慕親之志叅稽古誼俾解繁機直告治朝用孚

群聽具官朱勝非高明而肅又莊重而裕和

學足以任國家之大計蚤疇雋望首被詳

延一登綱轄之嚴再秉鈞衡之重德業浸觀於乂大  
謀謨備罄於忠嘉自陟屺以纏哀方倚廬而銜恤屬  
時多故圖厥老成式從變禮之權亟復經邦之任尚  
資遠略共濟康功奪人子之至情顧非得已舉三年  
之通誼屢有奏陳朕惟篤君親之愛者所以厚人倫  
存進退之正者所以厲臣節重違爾請庸慰毋思勉  
循去位之私俾遂執喪之懇於戲安危並注雖倚重  
於壯猷忠孝兩全庶克終於令問益茂顯揚之美助  
成廣愛之風

勝非自紹興二年九月拜右僕射三年七月起

復是月罷持餘服再入相凡三年○右僕射朱

勝非獨相而機務不決侍御史魏矼嘗言陛下

宵衣旰食將大有爲而所任一相未聞有所施

設政務山積於上賢能陸沉於下方且月一求

去徒爲紛擾宜亟如其所請以慰公議至是又

䟽其五罪於是勝非力請罷庚午聽持餘服俟



服闋以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先是四月朱勝非以母雍國夫人楊氏旣祥在告上賜扎云卿因母祥祭追慕毀塞過傷其氣朕亦惻然念之然今乃何時而卿謁告使朕憂思廟堂之政且宜來早扶持入朝兼朕別有所欲面道者非可託於毫楮也勝非皇恐入見六月以雨霽傷農乞行策免故事以銷天變復賜親詔令勿再有陳勝非以獨當國事倚任方隆雖不敢遽去而追思母氏悲痛不能已復以餘服爲請者章奏十二上上乃許之俟總章禮畢如所

乞且有保全舊臣之訓至是祀明堂已畢陳故事求去且論當罷者十一事詔許持餘服是時金人與僞齊入寇議者不能明勝非之心謂無以應之遂乞持餘服罷之

遺史

○勝非爲宰相也

每薦士而言路輒不容朝士問勝非曰胡不辨之勝非曰勝非聞人以爲賢則用之言者論其否則退之初無容心也且言路久塞得人主聽言乃盛德事勝非若於榻前辨是非言未必直然不知我者以爲壅塞豈宰相事哉聞者悚然○十四年十二月勝非卒先是觀文殿學士朱



勝非自罷相居湖州嘗就除知本州既而得提  
 舉洞霄宮食祠祿八年寓天聖僧舍杜門却掃  
 留心內典與世事相忘乙亥卒勝非之亡也右  
 廸功即安誠曾受故相朱勝非辟為江西帥屬  
 誠於佛寺節僧自撰疏文訕及朝政為郡守所  
 發詔停誠官惠州編管

癸酉趙鼎右僕射

自知樞密院事除左通奉大夫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制曰朕丕承基緒宏濟艱難謂得賢為太平之基而  
 論相乃人主之職天將降是大任嘉靖厥功予惟圖  
 任舊人灼見有俊誕孚爾衆咸聽朕言具官趙鼎宏毅而

直方純明而篤實學際天人之曠資兼文武之全以  
 道事君有中立無朋之操以忠徇國有任重不撓之  
 風自典正於臺綱亟延登於樞筦危言覈論屢見於  
 排姦敏略壯猷允資於禦侮逮分閫制往涖戎昭草  
 木知其威名士卒為之樂死才無施而不可時有待  
 而後興式遘政事之歸實倚邦國之濟作三軍而謀  
 帥方需督制之能宅百揆以亮工尤重本根之勢苟  
 帷幄有以制勝則精神自能折衝是用擢司右輔辨  
 章之崇兼總本兵宥密之重超加爵秩增衍賦畝併  
 申錫於徽章用榮昭於異數朕方攬衣待旦側席御



朝念國步之多虞悼戎心之未革人才私於好惡未免遺賢之憂民力罷於賦徭豈無失職之歎旁招俊乂時爾之任子惠困窮時爾攸聞惟一德可以享天惟協心可以底道若建大厦爾惟棟梁若濟巨川爾惟舟楫朕其注意以觀爾成爾則奮庸以勸朕相於戲選於衆而舉伊尹商湯所以成有截之疆得其要而用黃裳憲宗所以致中興之治勉服定命共圖康功毋專美於前人俾有辭于永世

初川陝無執政爲大帥言者數上章謂若無大帥必失兩蜀上乃諭朱勝非曰西帥難其人朕

欲以趙鼎知樞密院爲之如張浚故事勝非曰聖謨如此臣謹奉詔八月庚辰御札以叅知政事趙鼎爲知樞密院事川陝宣撫處置使鼎除命旣出諸名士爭願從之趙鼎謂今與吳玠爲同事又除使名與王似等同上乃除鼎都督川陝諸軍事併領荆襄諸軍於是鼎言陛下建炎中遣張浚出使宣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且浚有罪臺諫論之



可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

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為跋扈抑

何甚哉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云云趙鼎事

實曰鼎奏稟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先付卿

以今日大計明日拜鼎右相朝士相慶

甲戌沈與求叅知政事自試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遷中大夫除

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四年七月與求自龍

圖閣學士知鎮江府召為吏部尚書仍兼翰林

學士趙鼎薦之也至是遂除叅知政事五年二

月詔二三大臣內外協濟沈與求轉一官除太

中大夫閏二月乙卯上詔孟庾沈與求並兼樞

密院

十一月己未張浚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除

是月詔提舉洞霄宮福州居住張浚復資政殿

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先是趙鼎薦張浚可

當大事顧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不終棄必

於此肯用之乃詔復資政學士遂有是除特川

陝宣撫副使吳玠奏臣之功乃張浚劉子羽知

臣而薦用之今蒙異數望追成命而於浚子羽



少寬典刑上曰朕於浚既罰其過詎忘其功遂  
 詔子羽自便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張浚召至  
 復以為知樞密院事浚遂往江上視師○趙鼎  
 遺事曰時寇犯淮泗中外震恐朝廷方難其人  
 鼎力薦張浚可以當之上問浚方畧如何鼎曰  
 浚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上即日除知  
 樞密院鼎曰陛下幸聽臣言驟用浚恐臺諫未  
 悉必至交攻非陛下斷自宸衷無以息衆議上  
 為親書詔刊石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勿  
 事形迹庶可同心協德以底于治朕於二三大

臣當分委其事張浚專治軍器胡松年專治戰

艦浚再入樞府二月至五年二月拜相

紹興五年 乙卯

二月丙戌趙鼎左僕射 自右僕射授左宣奉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

院都督諸路軍馬

張浚右僕射 自知樞密院事授左宣奉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都督諸路軍馬

鼎左相制曰憲天垂象上相列紫微之庭稽古建邦

冢宰統百官之治疇咨元輔式序茂勲不必備惟其

人庸正屢虛之位皆曰賢然後用亶繇帥錫之公咸

告在廷明聽朕命 具官趙鼎 道大而德粹智周而行方有



運量萬物之才而濟之以沉潛之幾有貫通三極之學而抗之以高明之識金石一意經綸百爲自晉秉於國樞復叅釐於帝載乃言可績倬被佐王之功丕命其承穆若正邦之度望實瞻於巖石膏澤潤於生民若時登庸爰立作相屬逆雛之內諫道戎羯之南侵奉革輅以徂征專籌帷而贊畫運竒兵於尊俎收勝筭於廟堂內則綏靖域中與之垝堵外則號令諸將聽其指蹤談笑折衝措社稷於覆盂之固從容制敵驅犬羊于折箠之難考實具瞻仰成深重是用首茲台采冠彼魁衡延登左揆之崇仍兼本兵之重畫護諸將總統六師遠稽周公通四海之規近取王導督諸軍之號俾兼持於二柄用丞弼於一人峻陟文階陪敦幹食以厚股肱之眷以昭體貌之隆於錢魯用仲尼而齊人歸其侵疆得真儒而無敵商維阿衡而武王有虔秉鉞知帝命之不違通駿厥聲何遠之有其益恢於宏畧用永底於丕平

浚右相制曰朕式觀古訓祗適大猷周召之輔成王師保實爲於左右平勃之圖漢室將相兼任於安危蓋一日萬幾之繁非賢罔乂而三軍五兵之運無競維人非天私我有邦惟帝賚予良弼延登宰席並秉



國均肆揚顯冊之公誕告治朝之衆具官張浚高明而宏

達剛大而直方資兼文武而可以憲萬邦學洞天人

而可以該百聖自敷求於密勿首叶濟於艱難勤勞

王家有精貫神明之蘊芟夷寇亂有計安社稷之忠

知無不為言乃可績宣威并絡之野經武斗樞之庭

出入洊更險夷一致望兼隆於師尹名遠著於夷戎

屬胡馬之長驅挾逆雛而反噬召從間燕付以經綸

仗鉞以令六師共推於尚父運籌而决千里獨賴於

子房方闔旅以時行彼潛兵而宵潰風聲鶴唳遂收

不陣之功羊狼俱貪迄蹈自焚之禍茲策勲於舍爵

乃孚號於揚廷正是魁衡授之鼎鉉宅端揆辨章之

任總中機宥密之權內則統帥百僚以釐帝載之熙

外則盡護諸將以董戎旃之重併陟聯階之峻載陪

圭食之豐庸厚采章益嚴體貌於戲治政事而攘戎

狄繫內外之交脩昭文德而奮武功豈後先之或異

其幹旋於二柄以耆定於多方

趙鼎事實曰二月回鑾時上親征先議張浚以右揆

出使湖外平楊么鼎陞左揆方鎖院之夕鼎密啟曰宰相事無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為得體洎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為言上既



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退人才專付於鼎矣  
○喻樛語錄曰時趙張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  
相樛獨以謂且作樞密使同心同德有何不可  
趙退則張繼之說一般話用一般人如此則泰  
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改  
更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相  
類如此○是月辛丑詔左僕射趙鼎兼監脩國  
史故事左僕射兼監脩國史遂詔鼎兼之趙鼎  
曰用人所以立國臣豈敢久居相位至於立國  
規模則當爲遠計也鼎於是以前政事之先後及

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坐右一二奏稟以  
次行之鼎謙冲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  
奏格不行號爲賢相而深喜故崇政殿說書程  
頤之學朝士僣然嚮之鼎始薦喻樛改官除正  
字誥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  
中書舍人王居正行也樛以此頗爲衆所嫉○  
是月詔右僕射張浚暫往江上措置邊防詔畧  
曰敵人遠遁邊圉稍安臨遣相臣按行師壘西  
連隴蜀北洎江淮旣加督護之權悉在指揮之  
域或難從於中覆宜專制於事幾都督張浚出



江上勞師至鎮江府召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親  
諭上旨使移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受命  
卽日舉兵渡江於是浚至建康府勞江東宣撫  
使張俊軍又至太平州勞淮西宣撫使劉光世  
軍而還○四月都督張浚請自行往平楊么浚  
謂楊么據洞庭湖實占上流不先去之爲腹心  
害將無以立國雖已命湖南制置使岳飛往討  
恐兵將或逞兵殺戮遂奏請自行上許焉後辟  
樞密都承旨馬擴爲都督府都統制浚令岳飛  
分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飛乃遣先出降人楊

華入賊招安遂與故部曲潛結么黨殺么以降  
後么赴水死浚言楊么就戮外招到黃誠周倫  
等衆二十餘萬湖寇盡平八月己巳右僕射張  
浚以平楊么功自宣奉加金紫光祿大夫湖南  
北制置使岳飛亦除檢校少保都督張浚奏江  
上諸軍精強非前日之比壬午宰執進呈趙鼎  
曰承平時陝西並邊兵亦未如此皆陛下葺治  
之力沈與求曰去歲陛下英斷亦恃有此可以  
却敵也上曰皆卿等協贊向使朱勝非尚爲相  
必勸朕退避今已無江浙矣十月都督張浚自



湖湘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至是還庚戌入  
見上曰群盜旣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  
也趙鼎曰湖湘旣平則川陝血脉通他日可漸  
爲恢復之圖矣○六年正月上令浚往視師浚  
兼領屯田以出浚請親行邊郡分命諸將以觀  
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初言屯田者甚衆而行  
之未見其效至是浚兼領屯田以出始置官屬  
凡所行之事皆畫一而去趙鼎事實曰先是建  
言屯田者甚衆至是始爲之其歲後收數十萬  
逮今獲其利也○七月癸未詔都督張浚暫赴

行在奏事八月浚承詔入覲力請上幸建康初  
都督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韓世忠  
屯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  
張俊練兵建康爲進屯盱眙之計命楊沂在中  
領精兵爲浚後翼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  
於是國威大振上御書裴度傳遣使賜浚以示  
至意浚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倚以大  
事浚以謂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  
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  
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



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浚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浚不憚勞人皆感悅至是張浚承詔入覲力請上進臨建康以爲不可緩然朝議同者極鮮惟上斷然不疑○九月劉豫以子麟侄猊分東西路入寇於是右僕射張浚復往江上視師劉豫聞上將親征遣人告急於金主亶求兵爲援亶遂却豫之請許其自行且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焉豫以子麟統西路侄猊統東路分道入寇於是右僕射張浚復往

江上視師時右司諫王縉以大臣不和爲憂乃言今陛下所與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爾或出而統戎或處而秉軸交脩政事之間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盡同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間之萌以同濟國事至再三言之十月劉豫兵渡淮入寇張浚遣楊沂中自濠州來牽制賊勢劉猊賊衆數萬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沂中大破其衆橫屍滿野猊旣敗走麟聞猊敗亦望風而潰京東虜騎尋亦退走朔方大恐上以手詔賜俊諫官陳公輔言



濠梁之急張俊遣楊沂中來援遂破賊兵遂加  
俊與沂中節度使金虜遣使問劉豫罪於是虜  
廢豫之意决矣○七年正月右僕射張俊授特  
進俊懇辭特進之命曰臣嚮緣富平敗事受天  
下之責或自効微勞僅足補過上曰富平之失  
卿以宮祠去罰也今有功賞可後乎亦恐於君  
臣之義未安於是俊皇悚奉詔

閏二月胡松年罷簽書樞密院事

松年自紹興四年七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  
閏二月罷入樞府八月

四月己丑孟庾知樞密院事

自左通奉大夫參知政事除依舊兼總制司

時右僕射張浚督師在外庾之除也浚不及知  
乃具奏以爲如此則臣不當在相位矣上親筆  
諭之言者謂康定初陝西用兵詔樞密院邊事  
與宰相同議又因晏殊言參知政事亦許同議  
今二府同班奏事與舊制別班再上不同而宰  
臣已兼知右府欲乞邊事之大者同批首密院  
管押劄子庾戊詔從之

七月己卯孟庾罷知樞密院事

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

制曰西樞宥密方資帷幄之籌東輔蕃宣允賴方國



之寄出處用均於勞逸恩章當厚於老成具官篤實  
而疏通裕和而強濟頃從留鑰歸列從班籌其器業  
之良擢與政機之重宣明威畧坐清閩楚之氛埃督  
護軍師克保江淮之險隘奉身一節事朕九年忠義  
備整於夙宵勤瘁獨驚於念足國富民之大計  
申昇利權有雪讎討叛之丕圖載護兵政荐閱囊封  
之奏懇陳膂力之愆章屢却而復來守甚堅而難奪  
俾陞華於祕殿姑出鎮於名藩未宣吾心重違爾志  
往雖閉閣尚期靜治之功有以殿邦宜共安平之福  
勿忘卷注奚俟訓辭

庾自紹興元年十月除叅知政事五年四月除  
知樞密院事是年七月罷執政凡四年以疾乞  
去從所請也○六年七月召觀文殿學士孟庾

為提舉萬壽觀行宮同留守仍赴尚書省治事

時都督張浚請  
上進臨建康十二月先是召觀文殿學士醴

泉觀使秦檜為行宮留守戊申詔檜於行在供  
職庾仍充留守八年十一月召庾為提舉萬壽

觀尋除知嚴州○勾龍如淵退朝錄曰如淵既除中

丞適召觀文殿學士孟庾為提舉萬壽觀如淵  
奏庾已試無功難以更加器使上曰朕蓋欲遣



庚奉使如淵曰今士論見孟庚之召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庚一人以正今日公論昔庚已在國門外五十里明日有旨孟庚除知嚴州○十年二月庚自知河南府爲東京留守六月時東京留守孟庚南京留守路允迪並已降虜閏六月詔送其家屬居于金州十二年六月金國送觀文殿學士前東京留守孟庚還朝

紹興六年

丙辰

二月癸亥沈與求罷叅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知明州

與求自紹興四年九月除叅知政事是月罷執政踰年與求累上章乞罷故有是命未幾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鼎張浚俱帶都督諸路軍馬置司於行在浚出視師江上以行府爲名而鼎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然浚所行之事亦有關三省樞密院者先是與求與知樞密院孟庚皆不能平常曰三省樞密院却乃奉行行府文書邪庚已託疾求罷至是與求復去乃以簽書樞密院折彥質權叅知政事時督府治兵欲大舉與求弗與聞與求曰此大事也豈可身居近



輔而獨不與哉數上疏求去故有是除 遺史

三月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 自左朝議大夫試兵部尚書諸路軍事都督府

叅謀遷端明殿學士除

彥質在樞府無所建明具負而已叅知政事沈

與求罷以彥質權叅知政事

十二月乙巳趙鼎罷左相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制曰周人之蕃王室加一等以出封漢制之命鼎司

帥諸侯而就國盖示倚毗之重初無内外之殊乃眷

良臣實位冢宰勤勞底績用穆師言遠巡弗居願上

相印爰孚大號播告治廷 具官惇厚以有容靜重而

不撓金石弗移於燥濕塩梅交致於和平粵惟入輔

之初密贊親征之議力與同德共濟多虞叶股肱心

膂之爲張貔虎能寵之氣之綱之紀分吾宵旰之憂

我陵我阿成是邊疆之利捷方奏而祈去章屢却而

復來崇止足以辭榮雖高勇退尚清閑而閉閣諒以

優爲矧茲甌粵之區無若會稽之善在形勢有金湯

之固於封圻爲唇齒之邦不勞施爲可以卧治是用

陞華祕殿錫寵兵符以彰體貌之隆以厚始終之遇

於戲奉身而去循大臣進退之方無施不宜本儒者

經術之効往帥爾屬勉爲朕行當母有於遐心期不



忘於辰告

朱震詞

右丞相張浚與左丞相趙鼎不和趙鼎事實曰  
初麟猊之報甚急張浚倉皇出江上未知爲計  
鼎白上嚴督諸將皆鼎自擬詔檢上親筆付諸  
將於是皆恐悚奔命揚沂中自泗上率吳錫張  
宗顏前與劉猊遇大破之使麟賊失援大衄而  
遁皆鼎之始謀也張浚旣因群小離間遂有見  
逼之意○先是揚沂中奏捷至趙鼎卽求去上  
不許鼎因曰臣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祉輩離  
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志在迎

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爲重今浚成功淮上其  
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  
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  
然也浚朝夕還俾臣奉身而退則同列之好俱  
無所傷他日或因物議有所去留則俱失之矣  
上曰朕自有所處卿勿爲慮鼎曰陛下卽位以  
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脫者豈不累陛下考  
謹之明乎上徐曰俟浚歸商量至是曲赦淮西  
赦書已下鼎復求去上愀然不樂曰卿只在紹  
興他日朕有用卿處右僕射張浚還平江隨班



入見上曰却賊之功盡出右相時趙鼎已議回  
蹕臨安浚力請幸建康鼎曰強弱不敵且宜自  
守未可以進乙巳鼎罷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  
興府○朱勝非閒居錄曰趙鼎張浚爭權浚自  
謂有却敵之功興復之策當獨任國事諷侍從  
臺諫及其黨與攻鼎出之於是浚專任國政拜  
罷錄至是年止

丙午折彥質罷簽書樞密院事

彥質自紹興六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  
乞罷詔仍舊職提舉洞霄宮執政凡九月劉光

世在廬州乞退軍太平州也以書懇趙鼎及彥  
質而得之至是臺諫論列乃罷彥質簽樞遺

辛亥張守叅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除

紹興七年丁巳

五月癸未陳與義叅知政事自翰林學士除

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召為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既

至以為同知  
樞密院事

與求同知樞密制曰具官沈清明不煩莊重有體學

博千載窮古今治亂之宜識造萬微洞文武弛張之  
要慷慨負敢為之志縱橫多應變之才歷踐要途遂



躋禁闈崇論宏議惓惓致王之忠正色直言寧禦立朝之節爰稽公論擢貳政機

乙酉詔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而同知簽書亦皆仍舊詔復置樞密使副同知簽書

乙酉秦檜樞密使

自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除

制曰朕總兵柄於右府上憲斗宮之嚴崇使號於弼臣式監國朝之舊眷予同德嘗踐冢司夙高經濟之才增重樞機之地肆盼大號用告群工具官秦檜宅心高明涉道深遠以天民之先覺厲王臣之匪躬大節不

移志存社稷之衛孤忠自信能行蠻貊之邦往嘉仗節之歸旋畀秉鈞之任克共爾位能恤予家謂賢才衆建則可以立邦基謂政事內修則可以攘外侮力陳自治之策冀收全勝之功寵利弗居抑規摹之具在重輕所繫固儀刑之具瞻粵自居留俾還勸講思賈生之見夫豈問於鬼神嘉蕭相之來適欲塔於計策其正久虛之位益思恢復之圖申錫爰田增陪貢食於戲汲黯在漢淮南爲之寢謀德裕佐唐河北從而効順蓋德之所加則一賢可以制千里之難而理之所在則片言可以厲三軍之師其懋迪於乃猷以



欽承於朕訓

舊例宰執新除雖到堂卽時歸第丁亥以奉使何蘇田報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留捨議事不許歸第六月時方盛暑張浚一日坐東閣叅知政事張守突入執浚手曰守嚮言某舊德有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竟有患失心是將爲天下深憂蓋指樞密使秦檜也浚以爲然九月上親書晉羊祜傳賜樞密使秦檜檜請刻之石以頒宰執大將及從官從之

三月戊寅沈與求知樞密院事

時上至建康府駐蹕與求自同知樞密院事進知院事六月與求卒賜水銀龍腦以殮又賜田十頃以恤其家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與求被遇簡知歷御史三院於内外事知無不言前後論列幾四百奏其間如收攬主柄愛惜名器斥遠邪佞親近正人未嘗不及復言之至於糾官邪劾賊吏將帥得失政事是非與州縣抑配擾民獄訟過差監司郡守選除不當軍興以來進戰攻守之策積穀訓兵之要不可槩舉上以其淹



練通達克已聽納有奏議三十卷藏于家

遺史

九月壬申張浚罷右相

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觀

制曰春秋之義責重於股肱賞罰之行必先於貴近

朕行法而待人以恕議罪而不忘其功用能全君臣

進退之恩成風俗忠厚之美粵有定命告于外廷

具官

張浚嘗奮身事朕初載入厯王室位冠樞機出捍疆

陲謀顓帷幄乃疇夙望俾踐台司期左右於一人庶

贊襄於萬務屬者式遏戎寇經理淮壖番休禦侮之

師更戍乘邊之將而乃撫御失當委付非才軍心乖

離卒伍亡叛郵傳沓至駭聞怨怒之詞封奏踵來請

正失謀之罰然念始終之分察其疇昔之懷許上印

章退休貢館錫名祕殿庸示眷私於戲枸邑遣兵鄧

禹致威名之損街亭違律武侯何貶抑之深尚繼前

脩往圖來効

朱震詞

是歲三月以吏部侍郎呂祉為兵部尚書仍兼

都督府叅議軍事時中原遺民有自汴都來者

言劉豫自狃麟敗後意沮氣喪其黨皆攜貳虜

中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之來朝

廷因是遂謀北伐都督張浚乃出行淮上撫諭

諸軍時議者謂淮西安撫使劉光世昨退當塗



幾誤大事不宜仍握兵柄遂除光世檢校少師  
萬壽觀使以其兵屬都督府而浚與湖北京西  
宣撫使岳飛議不合且求解師尋遂復任自劉  
光世罷後淮西一軍雖隸都督府仍駐廬州都  
督張浚乃請以兵部尚書呂祉往廬視師及浚還  
朝留祉以護諸將至是祉亦回而尚未置帥樞  
密使秦檜知密院沈與求以握兵爲督府之嫌  
乞置武臣時統制官王德艷瓊二人交惡而德  
乃光世愛將遂就除德爲都總制於是瓊等大  
譟列狀都督府以訟其過呂祉至淮西撫諭諸

軍瓊等遂謀叛執祉等皆北祉遂爲瓊所害於  
是瓊以全軍七萬人北走降豫○御史中丞周  
祕言右僕射張浚輕而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  
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  
數若喜而怒又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  
疑貳之心予而陰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  
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阻威恃勢使上下有  
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  
志艷瓊以此懷疑而叛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  
菅用財如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



補哉陛下若不逐浚綱紀何由而張如尚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才止如是而已願早正其誤國之罪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浚輕脫寡謀失機敗事尚居宰府何以率百僚右正言李誼亦論浚頃以樞臣宣撫妄作威福致全陝傾覆健將奔亡其罪合誅姑從薄責未幾召還爲相尚循故轍措置乖方致酈瓊數萬衆叛去望收還政柄置之閑散又言浚在川陝得專黜陟自紹興三年至今凡二千三百七十員便宜推恩有自選人而爲員郎自借官而爲遙刺自副甲頭

而至橫行蓋僅踰三年而遷補如是之衆然不可不審右司諫王縉獨言劉光世屯淮西卒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怠自肆不可用也一旦以德踵光世之後酈瓊等憚其威嚴訴于朝旣爲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爲此謀有日矣今張浚引咎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將又入奏事朝無宰相無乃不可乎時已詔都督府交與樞密院於是叅知政事張守力開陳於上前未減浚罪壬申浚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都官郎



中趙令衿獨上疏乞留浚而令衿亦罷既而周  
祕等再論乞投遠方以爲誤國之戒遂落職曆小  
○十月丙申夜御批張浚散官安置嶺表戊戌  
浚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時張浚  
罷相繼有命落職樞密都承旨張宗元素與浚  
善因得進用宗元懼以浚黨見逐欲示其直氣  
明非浚黨乃表請斬浚士論惡之既而中丞周  
祕等以浚之責未厭公議乃復論列請貶嶺外  
叅知政事張守曰噫亦甚矣乃啟上曰張浚爲  
陛下捍兩淮宣力勤勞前此罷劉光世以其衆

烏合不用命令其驗矣群臣從而媒孽其短臣  
恐後人繼者以浚爲鑒孰肯身任陛下事乎且  
其母老矣願陛下哀憐之上惻然於是浚以分

司居永州

遺史

○趙鼎雜記曰上曰浚誤朕極多

理宜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上曰勤  
王固已賞之爲相也功過自不相掩十月七日  
夜內降中丞周祕等彈章後批散官安置嶺表  
鼎特留未行翌日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  
策耳凡人計謀欲施之事豈不思慮亦安能保  
其萬全儻因其一失便實之死地雖有竒謀妙



筭誰敢獻之此事利害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  
 上意解遂令分司居永州鼎一日朝退召禮刑  
 工部郎官勾龍如淵馮康國馮楫至都堂三人  
 皆張浚之密客也見鼎踉蹌鼎慰之曰鼎不負  
 德遠德遠負鼎三人愧謝鼎曰上憐德遠母老  
 復辟有功決不遠謫無過嶺之理諸公速以書  
 報上意既而三人並遷官

丙子趙鼎左僕射

自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授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

兼樞密使

制曰朕觀六星之文而置相以承上帝之休察萬民

之情而用賢思濟中興之運粵若安危之注意必參  
 中外之具瞻龜弗克違既驗詢謀之叶人惟求舊莫  
 如圖任之良播告廷紳誕揚乎號具官趙鼎剛毅而正直  
 惇大而裕和用舍不槩于中進退必循於義蚤繇樞  
 府擢冠祕庭同寅協恭乃克有濟發號施令罔或不  
 臧曩屢請於均勞尚遠厯於入告矧茲多難政藉全  
 能非淵深不足以合嘉謨非健決不足以斷大事是  
 用賜環於越正位文昌增以榮階授之魁柄尊人主  
 堂陛之勢示北斗喉舌之司錫山土田備物典冊眷  
 遇稱厚寵數愈隆於戲古有成言功崇惟志予欲式



是百辟汝爲樊侯予欲經營四方汝爲召伯益光前烈務稱朕衷

初右僕射張浚因呂祉酈瓊事皇悚求去上不  
留之因問可代者浚辭上曰奏檜何如浚曰近  
與共事始知其暗上曰然則用趙鼎時鼎以觀  
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乃召鼎爲萬壽觀使兼  
侍讀○張浚行述曰時上令浚擬詔召鼎旣出  
樞密使秦檜謂浚必薦已就閣子與浚語良久  
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後反謂鼎  
曰上召公而張相疑留上遣人促始進入檜之

交謀類此○鼎卽對于內殿首論及淮西事鼎  
曰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因謂罷劉光  
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驕縱益難號令朝廷不  
可自沮爲人所窺上以爲然丙子以鼎爲左僕  
射兼樞密使鼎至奏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  
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  
時鼎所薦者皆以次用之召徽猷閣待制提舉  
大平觀常同爲禮部侍郎○時鼎再相已踰月  
未有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鼎曰今日事如久  
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



之若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起死之術也張德遠  
非不欲有爲而其效如此亦足以戒矣並小曆

紹興八年戊午

正月戊戌張守罷叅知政事

資政學士知婺州

守自紹興六年十二月除叅知政事是年正月  
罷再執政踰年守乃張浚所引浚罷相人知守  
必去時已議還都臨安守力請都建康以爲遠  
圖議不合遂有是命小曆○守之再入也張浚在  
相府賴守相與贊助非一浚得罪守力於上前  
開陳未減其罰辭極深至因奏淮西兵變宰相

被罪去臣幸得備執政乃獨幸免何面目見班

列耶

行狀

乞罷臣叅知政事不允求補外亦不允

至是凡五上章乞去上知其不可留乃以舊職

遷左朝議大夫知婺州陛辭之日守復力辭卽

請閑上曰卿進退甚得大臣體乃命提舉洞霄

宮

遺史

○守旣請祠已而除知洪州再移知紹興

守歸志益堅就閑退者凡四歲復起知建康盖

上意也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可以鎮服

者張守可公感上意不敢不起上於守始終照

知甚深兩在中書輒遇宰相關每退避引薦賢



舊不敢當及處閑輒見思不忘十五年正月卒  
積官至正議大夫再贈特進謚文靖初張浚與  
守同直栢臺每論事意氣相合時虜勢方憑陵  
而廟議莫反與守首尾論上前無異詞及同在  
中書共建駐蹕建康之議無異意重以握手相  
告之辭誠情俱至故守之沒也忠獻張公浚爲  
之誌銘行狀○守在政府一日上出侍御史沈與  
求論宰相范宗尹章付守倚守爲相守再拜曰  
四郊多壘國步未安閱一月而再論相何以繫  
天下望左右彌縫臣之職也退上章爭益力天

子異焉他日顧宗尹曰近世進不相傾奪者幾  
希張守之賢未之見也且命事無大小宜悉容  
決建炎紹興間呂范趙張先後秉政守夙夜寅  
恭協和群辟惟靖國是務及進見則退然若不  
自己出向之自爲封畛者始愧且革而吳丞相  
元中李丞相伯紀相次起廢李叅政泰發亦自  
庶僚持從橐善類彙進多時相所不快意者悉  
守調護之力黨附之俗至是潛爲消彌其後諸  
老困踣嶺海守長入治歸休里門身名俱泰訖  
無敢睨之者益以信其仁天且相之矣

編脩衛  
博奏議



後公以忠信誠實親結主知寬洪之量不見涯  
 涘上每有不盡用之歎閱十五年王淮時在諫  
 垣上指示宰輔以形貌肖公嘆賞莫及後以語  
 阜陵淮卒正鼎席夫能使人主追記遐想於既  
 沒之後眷眷不忘顧何脩而臻此措紳相傳為  
 美談

太常博士婁機撰文靖謚

三月庚寅劉大中叅知政事 自禮部尚書除

王庶樞密副使 自兵部尚書除

先是劉光世罷軍政鄲瓊背叛張浚擅奔盱眙  
 還金陵朝廷姑息諸大將不欲有所興革以王

庶素有威望故除為樞密副使四月詔遣庶視  
 師淮上調諸路兵預為防秋計庶奏辟屬官上  
 謂宰執曰昨王庶辭朕喻之云張浚待諸將以  
 狎昵取侮呂祉以傲肆取敗皆可為戒劉大中  
 曰庶到堂亦誦陛下之言深佩聖訓時詔遣王  
 庶按行營壘察州縣弛慢失職者庶臨發行朝  
 請犒軍於殿前司都教塲從之於是便服坐壇  
 上自大將五衛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  
 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軍容嚴整莫敢仰  
 視聞者聳然蓋自多事以來未嘗行此禮也翌



日遂行岳飛同庶視師淮上與庶書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稱其壯節六月有報金人遣烏陵思謀來肯樞密副使王庶視師在淮

甸有旨促庶還朝小曆

○ 兼遺史脩

壬辰秦檜右僕射

自樞密使除左宣奉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制曰忠為天下之閑聖人所以衛社稷誠者政事之本君子所以治國家故汲黯在朝而邪僻為之寢謀楊綰入相而豪侈以之自化惟此鈞衡之任曾何今古之殊我得其人明告在位具官秦檜秉德敦裕涉道淵微守經事而知其宜臨大節而不可奪迨茲圖舊付

以本兵憂國忘家持心無二獻可替否守正不阿蘊著龜先見之明有松柏後凋之操朕念朝夕之誨必資左右之良在宣帝肯有若丙吉魏相在明皇肯有若姚崇宋璟一則同心輔政而漢氏中興一則以道納君而唐室大競是用擢居右揆晉處文昌躡三等之榮階衍爰田之多賦期盡叶恭之義式觀相濟之能於戲啟乃心沃朕心予欲聞於入告有其善喪厥善汝母怠於旁招往踐攸司欽承休命朱震詞

趙鼎事實曰張浚永州之命既下張守陳與義乞罷上皆許其去秦檜亦留身言之退至殿廡



起身向鼎前喜見顏間謂鼎曰檜今日告上乞解機務上曰趙某與卿相知可以少安檜得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二叅在坐聞之極不懌二人既銜怨而去其後檜獨相鼎亦不免也○檜既拜相時朝士皆相慶惟吏部侍郎晏敦復退而有憂色或謂敦復曰檜之作相天下之福公獨不悅何耶復曰姦人相矣時剛定官方疇聞是語以告給事中張致遠吏部侍郎魏矼而二人亦以敦復之言爲過其後乃服○趙鼎事實曰一日鼎留身奏事上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

曰秦檜久在樞府莫懷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爾况自有闕是夜遂鎖院檜再相上既與議過然後相檜是以鼎未敢遽爲去就是年十一月胡銓上書乞斬王倫奏檜孫近於是秦檜孫近上章待罪右諫議大夫李誼言陛下臨御于今一紀所用相凡十人執政二十三人然皆不久而去規摹數易陛下夙夜憂勤而治不加進殆必由此今左相虛位叅政闕負儻選而得天下之才則可專責任之久可無數易之弊



甲午陳與義罷叅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知湖州

與義自紹興七年正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年三月罷執政凡十月與義乃張浚所引以久病乞退遂有是除十一月卒

十月丁巳劉大中罷叅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知處州

大中自是年三月除叅知政事至十月罷執政凡七月時侍御史蕭振論叅知政事劉大中與父不睦何以事君望正典刑以厚風俗大中亦累章乞罷遂以爲資政殿學士知處州振再論遂改提舉洞霄宮○朱勝非閒居錄曰劉大中

爲趙鼎黨魁驟遷禮部尚書鼎許以叅政後鼎力薦之果叅大政○趙鼎事實曰初監察御史蕭振力求外補且託其鄉人吳表臣薛徽言爲請甚切鼎從之遂除郡而去及秦檜拜相一召卽來始振以親年七十求去至是不復以親爲辭尋除南床是必有薦爲鷹犬者也未踰月論劉大中至三章不已鼎謂意不在大中行且及臣矣○方疇稽山語錄曰時召蕭振入臺振秦檜死黨也首攻劉大中大中旣去趙鼎亦丐去正人端士掃地盡矣論者云秦氏竊柄十有八



年毒流天下皆自振發之故目振曰老蕭云

甲戌趙鼎罷右相

授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

制曰倚大柄於元崇天示佐唐之意隆異恩於君奭地膺分陝之榮眷夫左右之良當極始終之遇誕揚渙號敷告治朝具官趙鼎寬肅而敏明惇大而和裕茂蘊濟時之畧默存應變之機思致主於華勛自覺言謨之合欲追風於晉鄭遂兼愛直之遺洵領台司益孚群望謂見義不爲無勇故當仁不遜於師虜嘗震於合肥決漢祖親征之計民未安於建業贊商盤舊土之遷凡厥施爲皆切幾會方今政事僅脩而紀綱未

振邊廷不警而備豫尤深恢疆未識於素謀擇邑莫知其定所倡予和汝正資一德以相扶蕭規曹隨亦賴同心而共濟遽乃抗章引去力挽莫回朕顧夫引疾甚勞愍煩以政錫齊旄於定海畀輔郡於山陰以寵其行以惇厥舊於戲君臣之義中外本同相得人星直四門之次京師蒙福河潤鍾九里之餘益茂乃猷荅我休命

鼎自紹興七年九月拜左僕射是年十月罷復相凡一年先是侍御史蕭振已擊劉大中出之振言其只論劉叅政如趙丞相不必論蓋欲其



自爲去就也。鼎遂引疾乞罷。○方疇稽山語錄曰：時傳語紛紛，今日曰趙丞相乞去矣，明日曰趙丞相搬上舡矣。蓋秦黨百計搖撼，而鼎初未之覺。疇以劄子問鼎曰：見機而作，大易格言，當斷不斷，古人深戒。願公早圖之。鼎遂乞去。鼎罷相，既而給事中張致遠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廣州，中書舍人呂本中奉祠而去。二人皆鼎所厚者。○鼎罷爲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金人有許和之議，上與宰相議之。趙鼎堅執不可講和之說。秦檜意欲講和，一日朝殿宰執奏事，退檜獨留身奏講和之說。且曰：臣以爲講和便。上曰：然。檜曰：臣僚之說各持兩端，畏首畏尾，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陛下英斷，獨與臣議其事，不許群臣干與。事乃可成，不然無益也。上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欲望陛下更精加思慮。三日，然後別具奏。稟上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知上意欲和甚堅，猶以爲未也。乃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慮。三日，容臣別奏。上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堅確不移，方出文。



字乞央和議不許群臣干與上欲納鼎之議不協遂罷相出知紹興府首途之日檜奏乞備禮餞鼎之行乃就津亭排列別筵率執政俟于津亭鼎相揖罷卽登舟檜曰已得旨餞送相公何不少留鼎曰議已不協何留之有遂登舟叱篙師離岸檜亦叱從人收筵會而歸且顧鼎言曰檜是好意舟已開矣自是檜有憾鼎意○鼎之求去也殿中侍御史張戒謂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繫陛下他日必悔乞留鼎於經筵詔戒爲耳目之官附下周上可與外任朱勝非閒居錄

曰趙鼎復相植黨益急凡凶險刻薄之士無不收錄使造虛譽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鼎薦常同爲中司同卽以鼎所善奏爲臺屬戒知其決去卽露章請留以邀後福其言狂躁愚弄鼎旣

罷猶知泉州盖其黨與維持之力也曆小○初趙

鼎罷宰相而出知紹興府也秦檜憾其不赴別筵而去和議旣成已得三京地檜謂可報鼎矣

乃以周秘知紹興府秘與鼎素不協故也遂移

鼎知泉州遺史○九年四月右諫議大夫曾統殿

中侍御史謝祖信皆論趙鼎久任宰司專權植



黨在靖康未受張邦昌僞命近上章納節敢以富弼自列臣子共憤望加流竄時鼎以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泉州乃詔落節○先是秦檜言趙鼎脩哲宗史成加特進直學士院呂本中行詞云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鼎爲首相於議和未嘗不僉同今詞如此 鼎風旨欲因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上因諭已酉年虜人南牧鼎時爲臺臣尚欲以金人畫江爲界豈以和議爲非此事張守備見檜曰便可錄此聖語付史館於是檜等退而竊嘆上明智照臨洞見臣下

反覆之態豈可欺哉○十年四月以知泉州趙鼎不法及知宣州汪伯彥知信州徐俯並乞與祠乙卯宰執奏欲以言章付鼎等上曰人臣有小過朕不欲揚之使自爲進退旣而三人相繼請罷從之○閏六月特進趙鼎自泉州罷來居紹興府中丞王次翁言鼎近聞邊報喜見顏間幸時有警規圖復用直抵近輔畧不避嫌門下黨與往來臨安鼓惑衆聽又論鼎在靖康未結王時雍薦之張邦昌遂受僞命爲京畿憲退而語人有親奉王音之語又向以元樞都督川陝荆



襄未幾拜相而乾沒官錢七十萬緡皆有實迹望寘于法章三上鼎遂責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興化軍居住次翁言之不已遂以散官潮州安置趙鼎事實曰時鼎連失洙渭二子與親舊書曰幼子之病以其謫温陵失於醫理而死長子之病以其謫潮陽惜於離別而死一被譴而並殺二子蓋負罪之深宜誅而貸故移禍私門如此其酷○鼎聞金人敗盟用兵乃上書言時事秦檜忌鼎復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汝翁誣以罪十年六月遂責授興化軍居住秦檜之憾鼎也

鼎罷宰相出知紹興府檜具筵餞于浙江亭鼎不留而登舟其終也以鼎上書言時政故其憾不可釋矣遺史○是月趙鼎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秦檜令王次翁誣趙鼎知金人叛盟曾出怨言事故自興化軍安置潮州○十二年十一月詔趙鼎王庶初謗和議遇赦勿復量移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言陛下近可臣僚之奏以前日異論者明正典刑此誠今之先務然初定和議而譏謗紛然往往出於愚而無知不足深責趙鼎王庶曾開李彌遜尚以美職而食祠



續金鑑 卷之二十五 十一  
祿失刑已甚望賜貶黜鼎庶見在謫籍近赦恐  
合量移乞令有司勿復舉行亦足以懲詔從之  
於是開彌遜并落職汝楫又言前殿中侍御史  
張戒與鼎厚引居言路凡鼎之風旨奉承不暇  
故助鼎以阻和議鼎罷相戒失所賴復請留之  
既被黜則徃依岳飛於江夏其趣操可知詔停  
戒官○十四年趙鼎移吉陽軍安置先鼎在潮  
州有編管人王文獻與鼎相見論行朝事宜因  
及禮部侍郎高閎閎鼎所厚也鼎因語守臣龔  
寬稱文獻切直令縱其自便鼎復以錢米饋之

文獻偶坐事送臨安府鞫之獄具文獻與寬皆  
已行遣於是中丞詹大方請竄鼎以禦魑魅使  
天下曉然知其終身不齒上謂宰執曰可遷之  
遠地庶其門生故吏知不復用於是鼎吉陽軍  
安置時鼎子汾力乞侍行鼎不忍使之以無罪  
而俱死瘴地手批付之不令侍行○十七年八  
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鼎在吉陽軍秦檜  
令本軍月具鼎存亡申省鼎知之遣人呼其子  
謂之曰檜必本欲殺我我不死一家當誅我死  
爾曹無患乃不食是月癸卯卒既而詔許歸葬



其後謚曰忠簡。二十年六月故相趙鼎之子汾奉鼎喪歸葬于衢州常山縣守臣張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鼎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攜酒會葬意可爲奇貨乃遣兵官下縣同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兵之屬比兵官至一無所得傑怒方深治蒙之而追汾與故侍讀范冲之子仲彪拘于兵官之所蒙之母訴于朝左僕射秦檜咎傑已甚其事未幾遂息時士

氣猶未泯所詰問鼎議論時事固非一家而集英殿脩撰魏矼與鼎尤厚是日非蒙之則根株牽連當起大獄人謂蒙之初被委苟避免固足取名然慮更委小人則禍徧及善類故詭承而潛泄之傑弗顧鼎之家賴以紓禍蒙之雖微官而仁智勇皆可尚也

十一月甲申孫近叅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承旨除九年四月丙寅兼權同知

樞密院

時秦檜王和議樞屬胡銓上疏乞斬王倫秦檜孫近畧曰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叅知政事天下



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 不敢可否事  
檜曰虜可講和近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  
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荅但曰  
已令臺諫侍從議之天嗚呼叅贊大政徒取充  
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竊謂  
秦檜孫近並可斬也銓遂昭州編管

甲辰王庶罷樞密副使

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庶自紹興八年三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十一月  
罷在樞府凡七月○庶累奏劄乞治兵戎不講  
和不省遂以疾乞解機政五上章而後獲請以

資政殿學士出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制置大使  
及陛辭力請曰以臣異議罔功必致人言乞改  
除一宮觀差遣上復溫言慰遣之庶除知潭州  
蕭振言庶沮撓講和事庶落職宮祠劉一止行  
詞曰大 惑衆小智飾姦旣陳立異之辭旋有  
壞成之意儻謂和戎之非策則雖執義以何慚  
乃因知己之莫留始欲脫身而邀譽第務死黨  
寧知有君識者讀之爲庶戰慄○趙鼎之去也  
王庶送鼎登舟曰公欲去早爲庶言鼎曰去就  
在樞密鼎豈敢與庶西人氣直卽曰庶會此矣



遂引疾求去時侍御史蕭振乞留庶遂除振工部侍郎兼侍讀仍以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如淵曰如趙鼎爲相隳盡紀綱乃竊賢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使盡姦計乃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亦竊朝廷美成善罷去○十二月勾龍如淵言庶嘗營救趙鼎乞罷潭州之命詔庶落職與宮祠九年正月張浚王庶劉大中並復職秦檜令臣僚上言王庶劉大中趙鼎之罪遂再落職時王庶復端明殿學士初庶離行朝不見賓客至蕪湖請知

縣高某袂衣相見委以買田宅議者謂庶平日豪邁一旦議論不合而去未宜求田而問舍也至池州有再落職之命乃寓居九江買田于敷淺原徙家居焉○十二年六月王庶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庶落職居于江州秦檜猶怒其異已不附和議令臣僚言其在江州占百姓田宅故責授焉遺史○十一月詔趙鼎王庶初謗和議遇赦勿復量移王庶安置在道州以疾卒諸子扶護歸江州親舊迎見之其子之奇之荀撫樞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親舊皆



掩其口仍高聲以混其語庶嘗自號當叟或問其意如何庶曰吾之所爲皆合其宜不敢失當故號爲當叟云○二十二年前樞密副使王庶旣貶死其子承務郎之竒之荀語及朝政三月詔各除名之竒梅州之荀融州並編管上因言庶爲人克悖深阻休兵之議幾誤國事初龍圖閣葉三省嘗與故宰相趙鼎王庶通書力詆休兵之議爲進士陳壽所告送大理寺至是獄成上曰此不可不懲庶使後來者知畏乃詔三省落職送筠州安置王庶責死道州歸葬九江諸子皆

切齒秦檜終制其子之竒習宏詞科擬作責秦檜詞痛肆詆毀學院子甯偉得其藁偉者庶親隨老舊人王德所薦而來也旣得其藁乃持之竒之竒責德殺之後庶門下吏武翼郎陳俊詣朝廷訴王氏陰私檜素怨庶異已庶雖死憾猶未釋後所訴事雖虛之竒之荀猶追官編管廣南○淳熙十一年王之荀爲父庶請謚太常謚曰敏節上曰可當此謚否王淮等奏王庶曾爲樞副在紹興艱難之初頗能宣力其人有執守乃之竒之父詔從之



十二月己未李光叅知政事自吏部尚書除

秦檜與光不相知止以和議初成將揭榜欲藉光之名以鎮壓爾上意初亦不欲用光以檜謂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定上乃從之

甲午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除

丁亥詔肖胄充金國報謝使以樞密都承旨錢

恂副之

紹興九年己未

正月丙午王倫同簽書樞密院事

制曰朕總攬群工圖回萬務眷言宥密實秉樞機體

隆叅佐之聯位在疑丞之次竄惟用德亦以勸功具

倫王字量坦夷機神敏悟出先正名賢之後有流風遺

範之存事不辭難行不擇利奉萬里之使無以家為

道二國之言各如意出卓爾傾河之辨毅然叱馭之

忠酈生憑軾以下齊城毛遂定盟而重趙國揆其成

効有溢前聞朕念陵寢久荒梓宮未返東朝契闊星

紀既周北道謳吟民心未改幸信書之來諭知永好

之不渝爾其肅迓還轅就成故壤爰陟本兵之重仍

兼賜第之榮惟既厥心母故事噫復文武之境朕

將無愧於古人合晉楚之成爾乃增光於史冊劉一止詞



倫自龍圖閣學士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仍賜出身充奉迎梓宮及交地界使宣州觀察使藍公佐副之王倫藍公佐奉使金國至京師以金人已退地而去倫遂權東京留守兼知開封府節制軍馬劉豫以陳東歐陽澈在建炎之初上書被誅於南京市乃倣張巡許遠雙廟之制建廟宇以祀之僞封侯爵至是倫令毀其廟三月甲申兀朮出京城王倫交割京師應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留二分外分般過河北送納○二十七年正月監登聞鼓院王述以其父

倫死事乞外任上曰王倫往年奉使虜中虜欲留之許以官爵倫不從乃冠帶南嚮再拜訖就死此事亦人所難宜恤其後可將添差平江府通判

二月詔前宰相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

自提舉洞霄宮

十二年十一月醴泉觀使張浚封和國公十六年十二月浚自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落節以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時秦檜以爲時已太平日與彌文諱言兵事深忌浚浚居



長泐益屋六十楹且爲堂榜曰盡心蓋營以奉其母而言者論浚卜宅踰制至擬五鳳建樓上不以爲然遣起居舍人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案驗秉信造浚見其所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嘆息乃以檜意密告之秉信歸而被絀至是浚因星變言今日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斷之以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予敵者反歸罪正

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不能一夕安也於是中丞何若言浚包藏禍心惟冀天下多事則僥倖再用乃詔浚落節遂有是命浚文學尤深於易自至貶所精思大旨述之於編○十九年九月浚自連州移永州浚自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自脩若無能爲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金國國主必問浚今安在是月浚移永州浚舊人情相聞其歸喜甚相與出迎見浚所養勝前皆賀之○初故相趙



鼎私謂其客刪定方疇曰張德遠建炎復辟之功豈可忘也上待臣下有恩想必講求疇曰今日擔子極重秦相獨負之恐難也不知故相中誰可辨者時李綱朱勝非尚在鼎曰伯紀藏一皆不濟事惟德遠可爾第恐不容復來至是浚果為檜所忌屏居湖外之久如鼎言也二十五年特進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命下時浚已丁母憂

五月辛丑樓炤簽書樞密院事

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除

四月上以陝西新復不宜置宣撫使當遣大臣諭以德意乃詔簽書樞密院事樓炤往焉

十二月辛酉李光罷叅知政事

光自八年十二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年十二月罷執政一年○光與右僕射秦檜議事不合於上前紛爭且言檜之短乃引疾求去罷為資政殿學士詔與郡言者交攻遂提舉洞霄宮時右正言陳淵獨不論光檜疑之初李光薦呂廣問于秦檜檜不荅後廣問因與秦檜致爭檜憾之光嘗言檜所用皆親黨畧無公道它日必誤朝廷一日光與親戚干檜求差遣數日未有報光再見檜因申前情且曰此人孤寒檜大怒以謂



其譏已任用者皆豪富人也臺官翌日卽言光之罪遂罷叅知政事

遺史

○十一年十一月資政

殿學士李光責授散官藤州安置言者論光因近日二使遽還鼓唱萬端致會稽之民騷然原光之意蓋幸有警以冀復用乃詔責授上曰朕與光輩聞其虛名而用之見其不才而罷之建其有罪而責之皆彼自取朕未嘗有心也若用虛名而不治其罪則有賞無刑政何以成○二十年正月前叅知政事李光貶昌化軍初言者謂光在貶所嘗撰私史其子右承務郎孟堅居

紹興府以語同郡人陸升之傳聞所記皆非事實詔兩浙漕臣 泳差官究治申省取旨是大理寺勘實孟堅招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上謂宰執曰光初用時以和議爲是朕意其氣直甚喜之及得執政遂以和爲非朕面質其反覆固知光小人平生蹤跡於此掃地矣於是貶光昌化軍孟堅編管峽州而龍圖閣學士程瑀寶文殿學士張燾徽猷閣待制潘良貴新福建機宜吳元美新福建叅議官賀允中並貶秩有差徽猷閣直學士胡寅落職皆緣與光通書之故



小曆○光以宮祠居鄉里魯與相知言秦檜之非檜知之檜素憾光且畏其得人望恐復進用乃令臣僚誣言其指斥之罪遂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光初安置在藤州周某者誘光唱和詩篇說秦檜之姦宄取其有諷刺者積得數幅密獻于檜檜怒令臣僚言其罪故自藤州移瓊州又移昌化軍遺史○和議之初宰相秦檜欲撤武備盡奪諸將兵權光曰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會詔令侍從官舉西北流寓之士被舉者甚衆檜皆置不問光與

之詰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欲蒙蔽陛下耳目盜美國權此懷姦誤國之大者不可不察檜大發怒明日光乞去上曰卿昨面斥秦檜舉措如古人朕退而嘆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曰臣與宰相爭論不可留章九止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初秦檜欲成和議畏公論沮之以光素有人望欲借以鎮服士大夫故引與共政而光弗察也光至而和議已定檜遂據權下視同列光亦外迫物議與檜滋不合至爭論上前直指檜罪坐是謫徙以歿自光逐檜益無



所忌專以刑戮竄謫鉗制士大夫矣二十五年冬檜卒上收攬威柄量移柳州二十八年復左朝奉大夫許自便明年卒于蘄州年八十二孝宗登極追復左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詔畫數給還依條合得致仕遺表恩澤官其子孫七人本傳

紹興十年庚申

二月韓肖胄罷簽書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學士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肖胄自紹興八年十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二月罷在樞府踰一年肖胄請去故也二十一年肖胄卒肖胄嘗帥浙東既奉祠則家于越先

是家藏書甚富散於南渡僅存家集肖胄刻意搜求迄復其舊且明習典故多識前輩言行至是卒肖胄薦士不以爲已力人謂其有忠彥風烈

六月甲子樓炤罷簽書樞密院事

以父憂去位

七月丙午王次翁叅知政事

自御史中丞除

次翁爲御史中丞迎合秦檜之意上章言趙鼎責邵武軍再移湖州故得爲叅知政事遺史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五終



